

《有象列仙全传》版本考*

汤志波

内容摘要:《有象列仙全传》现存最早版本为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汪云鹏玩虎轩刻本,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藏本为明末清初翻刻本。翻刻本在版式、刻工、图像、文字方面与万历本均有一定的差异。《有象列仙全传》在明末传入日本并再次刊刻,现存日本庆安三年(1650)刻本、宽政三年(1791)序本两种。两书均是刻本,而非学界所云“活字本”。庆安本是据明末清初翻刻本再次翻刻,宽政本则是庆安版后印本。

关键词:《有象列仙全传》 玩虎轩刻本 翻刻本 和刻本

《有象列仙全传》(又名《列仙全传》、《有像列仙全传》、《绘图列仙全传》、《绘象列仙全传》、《精工绣像列仙传》等)九卷,是以人物传记与版刻图画形式讲述神仙故事的子部道家类著作,自上古至明中期的神仙人物均有涉及,“共事五百八十一人,而有像则二百二十二人”^①,是明代流传最广的神仙传记。《有象列仙全传》前八卷署“吴郡王世贞辑次,新都汪云鹏校梓”,第九卷署“新都后学汪云鹏辑补”,据其意前八卷为王世贞选辑,第九卷为汪云鹏辑补。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明代“后七子”之一,隆庆、万历间文坛领袖。汪云鹏字光华,安徽歙县人,万历间在金陵开设玩虎轩,以出版刻工精细、插图精美的绣像戏曲小说著称。当前学界一般认为该书为书商汪云鹏伪托,与王世贞无涉。现就其版本系统略作探讨,为进一步整理研究奠定基础。

《有象列仙全传》现存最早版本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汪云鹏玩虎轩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沈周与吴中文坛研究”(项目批准号:15CZW036)阶段性成果。本文承蒙上海图书馆郭立暄先生指正,谨致谢忱。

①汪云鹏:《列仙全传后序》,《有象列仙全传》卷末,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汪云鹏玩虎轩刻本。

刻本^①，另有多种明末清初翻刻本存世。是书亦曾多次影印出版，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郑振铎先生所藏万历二十八年刻本影印，收入《中国古代版画丛刊》；1972年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影印出版《有象列仙全传》，然未云所据底本，其后多种影印本均是据此两种翻印^②。影印本多称所据底本为最早万历二十八年玩虎轩刻本，造成了一定的误解，实则后者所据底本也是明末翻刻本。《有象列仙全传》很快流传到日本并翻刻，现存和刻本有庆安三年（1650）京都藤田庄右卫门刻本及宽政三年（1791）淡海竺常序刻本。后者应是庆安本之后印本，其所据底本与台湾大中国图书公司影印本出自同一系统，而非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一、明万历刻本与翻刻本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藏有《有象列仙全传》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汪云鹏玩虎轩刻本，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明刻清初德让堂重修本^③。然据笔者核查，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所藏实为翻刻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德让堂重修本出自同一系统，而非万历二十八年刻本。今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翻刻甲本”）、浙江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翻刻乙本”）、台湾影印本（以下简称“翻刻丙本”）对照郑振铎所藏万历刻本（以下简称“万历本”），揭示其翻刻特征与版本差异。

万历本《有象列仙全传》为白棉纸初印本，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卷首有“济南李攀龙撰”《列仙全传序》，后署“新都汪云鹏书”，镌“玩虎轩”、“中举汪云鹏印”两枚白文印，后有“黄一木镌”四字。正文半叶11行行22字，前八卷卷端题“有象列仙全传卷之× 吴郡王世贞辑次 新都汪云鹏校梓”，每卷人物传记与神仙画像穿插^④。第九卷卷端题“列仙全传卷之九新都后学汪云鹏辑补”，仅有传记，无图像，后有万历庚子（二十八年，1600）汪云鹏所作《列仙

①《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著录《有象列仙全传》有“嘉靖精刊初印本”，或是误记。见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上海书局，1934年，第31页下。

②如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巴蜀书社1994年（《藏外道书》）、广陵书社2009年影印本是据中华书局本翻印；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与中文出版社1974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中华续道藏》）影印本是据大中国图书公司本翻印。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71页。

④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对原书作了较大改动，将原来传记与画像穿插之顺序打乱，改为传记集中在每卷卷前，图像集中在卷末。其后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台湾学生书局、巴蜀书社、广陵书社等影印本亦是如此。以致有学者在未见原书情况下产生误解，如薛冰介绍《有象列仙全传》时指出：“有插图二二幅，每图一‘仙’，图作单面方式，集中附于各卷末。”其描述的是影印本特征，而非万历刻本特征。参见薛冰：《插图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全传后序》。对比之下,翻刻甲本、乙本、丙本与万历本互有异同。首先,从版式内容上看,万历本、甲本、乙本均为四周单边,正文均有界行,而丙本为四周双边,正文无界行;但甲本、乙本、丙本均无汪云鹏后序。其次,从刻工来讲,万历本为黄一木刻^①,而甲本、乙本、丙本中卷二《太阴女》图像左上角有“曾章刻”三字,万历本无,可知翻刻本之图像至少有曾章之作^②。

再次,万历本图像线条刊刻精准,能准确传达绘画线条的起止、顿挫、虚实,结构关系准确,人物神情活跃,郑振铎先生曾称其是“典型的最上乘的徽派版刻插图作品”^③,而翻刻本摹刻失真,局部有误读,结构不准确,尤其是丙本,线条笔感不足,致使人物形象欠饱满,神情呆滞,其图像风格已接近清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字差异,甲本、乙本与万历本字体较为接近,而丙本字体较为板滞。且相同两字相连时万历本均刻出,而甲本、乙本、丙本后一字多用“々”或“く”或“匕”等省略符号代替。其中尚有异文百馀处,为更清楚展示其版本演变过程,今择其重要者 50 例列表如下:

《有象列仙全传》异文对照表

		万历刻本 (国家图书馆 藏本)	翻刻甲本 (上海图书馆 藏本)	翻刻乙本 (浙江图书馆 藏本)	翻刻丙本 (台湾影印本)
卷一	老子	混元图云	混沌图云	混沌图云	混沌图云
	孟岐	谈及周初时事, 了如目前	谈及周初时事,了 如目前	谈及周初时事,了 如目前	谈及周初时事, 子如目前
	匡续	惟有一石	惟有一石	惟有一石	惟有一右
卷二	太阳子	服丹得仙,常在 世间	服丹得仙,常有世 间	服丹得仙,常有世 间	服丹得仙,常有 世间
	太阴女	颇得其法,未能 精妙	颇得其法,未能精 姓	颇得其法,未能精 姓	颇得其法,未能 精姓
	古丈夫	见古丈夫,并一 女子	见古丈夫,并一女 子	见古丈夫,并一女 子	见古丈夫,忽一 女子

①黄一木(1586-1641)字二水,新安歙邑虬村黄守言之子,世代为刻工,除《有象列仙全传》外,还刻有《(万历)歙志》、《剪灯新话》等。参见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年,第153、319、321、327页。

②因此亦有著作著录《有象列仙全传》为“新安黄一木、曾章刻”,参见张振铎编:《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曾章生平不详,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全录》未收,仅《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著录为:“曾章,明万历年间版刻工人。参加刻过《有象列仙全传》(玩虎轩本)。”参见瞿冕良编著:《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4页。《有象列仙全传》是否为黄一木、曾章合刻,亦或仅翻刻本为曾章刊刻,有待进一步考证。

③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08页。

(续表)

		万历刻本 (国家图书馆 藏本)	翻刻甲本 (上海图书馆 藏本)	翻刻乙本 (浙江图书馆 藏本)	翻刻丙本 (台湾影印本)
	控鹤仙人	见魏王等丰骨异常	见魏王等丰骨异常	见魏王等丰骨异常	见魏王等斗骨异常
	涉正	正已复还闭目	正已复还闭目	正已复还闭目	而已复还闭目
	茅盈	大作宴会, 杳无使从	大作宴会, 杳无使从	大作宴会, 杳无使从	大作宴会, 交无使从
	巫炎	苦腰脊疼痛	苦腰脊疼痛	苦腰脊疼痛	苦腰脊疼痛
	刘安	冬冻不寒	冬冻不寒	冬冻不寒	冬东不寒
	金申	单衣跣足, 卧冻雪中	单衣跣足, 卧沐雪中	单衣跣足, 卧沐雪中	单衣跣足, 卧沐雪中
	苏耽	吾是苏耽, 弹我何为	吾是苏耽, 弹我何为	吾是苏耽, 弹我何为	吾是苏耽, 弹我何(漏一字)
	焦先	冬夏袒露	冬夏袒露	冬夏袒露	冬夏祀露
卷三	陈永伯	陈永伯, 南阳人	陈永伯, 南阳人	陈永伯, 南阳人	陈永伯, 南阳人
	苏林	去三尸	去三尸	去三尸	去三尸
	谷春	去之长安, 坐横门上	去之长女, 坐横门上	去之长女, 坐横门上	去之长女, 坐横门上
	张道陵	二子可分饵之 兵马各千万	二子可分饵之 兵马各千万	二子可分饵之 兵马各千万	二守可分饵之 兵马各于万
	董奉	乃自赆酒脯 但使我栽杏五株	乃自赆酒脯 但使我栽杏五株	乃自赆酒脯 但使我栽杏五株	乃自斋酒脯 但使我栽杏五株
	封衡	复周游天下	复周游天下	复周游天下	复同游天下
	钟离简	得道白日昇天	得道白日昇天	得道白日昇天	得道白白昇天
卷四	黄初平	后遇道士善卜	后遇道士善十	后遇道士善十	后遇道士善十
	蓝采和	或散失亦不顾	或散夫亦不顾	或散失亦不顾	或散夫亦不顾
	许逊	当为汝曹除之 镇郡邑, 辟凶灾	当为汝曹除之 镇郡邑, 辟凶灾	当为汝曹除之 镇郡邑, 辟凶灾	常为汝曹除之 镇郡邑, 辟凶灾
卷五	寇谦之	汝向道殊虔	汝向道殊虔	汝向道殊虔	汝向道殊虔
	徐则	人缙云修道	人缙云修道	人缙云修道	人白云修道
	王延	但恐上未许	但恐上未许	但恐上未许	但恐上未许
	季顺兴	季顺兴, 杜陵人 果如顺兴之为	季顺兴, 桂陵人 果如顺兴之为	季顺兴, 桂陵人 果如顺兴之为	季顺兴, 桂陵人 果如顺典之为
	崔子玉	弋人方就枕, 见一黄衣吏	弋人方就棺, 鬼一黄衣吏	弋人方就棺, 鬼一黄衣吏	弋人方就棺, 鬼一黄衣吏
	王遥	尝冒风雨, 衣皆不湿	尝冒风雨, 衣皆不温	尝冒风雨, 衣皆不温	尝冒风雨, 衣皆不温

(续表)

		万历刻本 (国家图书馆 藏本)	翻刻甲本 (上海图书馆 藏本)	翻刻乙本 (浙江图书馆 藏本)	翻刻丙本 (台湾影印本)
	司马承祜	上有小口如钱	上有小日如钱	上有小日如钱	上有小旦如钱
	黄华姑	刺史颜真卿	刺史颜直卿	刺史颜直卿	刺史颜直卿
卷六	张志和	俄有仙鹤旋覆其上	俄有仙鹤旋後其上	俄有仙鹤旋後其上	俄有仙鹤旋後其上
	伊祁玄解	而玄解鲁樸	而玄解鲁朴	而玄解鲁朴	而玄解鲁杆
卷七	陈抟	台榭不将金锁闭	台榭不将金锁开	台榭不将金锁开	台榭不将金锁开
	张虚白	召管太乙宫	召管太乙官	召管太乙宫	召管太乙官
卷八	陈楠	或含水银	或仓水银	或仓水银	或仓水银
	王处一	斜出数丈	斜出数丈	斜出数丈	斜出数丈
	宋有道	无云则能以符而行	无云则能以等而行	无云则能以等而行	无云则能以等而行
	周史卿	空中哑哑责其妻而去	空中哑哑责其妻而去	空中哑哑责其妻而去	空中哑哑责其妻而去
	张三丰	龟形鹤骨	龟形鹤骨	龟形鹤骨	龟形鸣骨
卷九	灰袋	暮投兰若	暮投兰若	暮投兰若	暮投兰若
	吴守一	命烹共啜	命烹共啜	命烹共啜	命烹其啜
	张得一	竟招工作屋	竟招工作屋	竟招工作屋	竟招王作屋

上表所列万历本与丙本异文 50 例,均为万历本正确而丙本误,其中甲本、乙本与万历本同者 25 例,与丙本同者 19 例,可见甲本、乙本翻刻时已产生了较多的讹误。但甲本与乙本也并非同一版本,两者亦有异文。如卷四《蓝采和》一则,万历本作“散失亦不顾”,乙本同,而甲本、丙本皆误作“散夫亦不顾”;再如卷七《张虚白》一则,万历本、乙本作“召管太乙宫”,而甲本、丙本误作“召管太乙官”,可见乙本较甲本更接近万历本原貌。从万历本到丙本之间的翻刻演变线索也较为清楚,如卷二《控鹤仙人》一则“见魏王等丰骨异常”,翻刻甲本、乙本“丰”刻作“丰”,丙本又据此刻成“斗”;《巫炎》一则“苦腰脊疼痛”,甲本、乙本“脊”作“脊”,至丙本演变作“脊”;卷五《司马承祜》一则“上有小口如钱”,甲本、乙本“小口”作“小日”,至丙本则作“小旦”;卷六《伊祁玄解》一则万历本作“而玄解鲁樸”,甲本、乙本“樸”作“朴”,至丙本又将“朴”误作“杆”,意义已完全不通。翻刻本图像中人名亦有多处错误,如万历本卷二“控鹤仙人”,甲本、乙本、丙本均作“控鹤仙”,遗漏最后一字;卷三“赵丙”,万历本、甲本、乙本均是“赵丙”,但丙本误刻成“赵因”;卷八“张三丰”丙本误作“张三手”等。

目前所见《有象列仙全传》三种翻刻本,应非万历本原版改易所致,其图像、文字的众多差异,当是重新翻刻的结果。对于翻刻时间,笔者认为应是明末清初,一则其中不避讳“玄”字,时间下限应在康熙之前,二则日本现存最早和刻本《有象列仙全传》刊刻于庆安三年(顺治七年,1650),所据底本即丙本系统(详见下文论述),算上传入日本的时间及刊刻时间,翻刻本至少在明末就已流行。

二、日本庆安刻本与宽政后印本

据严绍盪《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日本内阁文库、蓬左文库、尊经阁文库、福井县立图书馆等均藏有《有象列仙全传》,其中蓬左文库藏本“系后水尾天皇元和末年(1624)从中国购入”^①,可知万历本出版二十馀年就已传入日本,并很快出现了翻刻本。现存最早和刻本《有象列仙全传》为日本庆安三年(1650)京都藤田庄右卫门刻本,版式行款与万历本基本一致,仅行间增加了日文假名注音,第九卷卷末“周思德”条后有“庆安三岁次庚寅季秋初六日刊行 寺町通三条上町 藤田庄右卫门”牌记。学界多以为庆安刻本是据万历刻本翻刻,如李国强指出:“《有象列仙全传》是大阪书坊于庆安三年(1650)翻刻的传布到日本境内的明万历二十八年汪云鹏玩虎轩刻本。玩虎轩为祖本。”^②实则不然,庆安本所据底本应出自丙本系统。万历本与丙本之不同,上文已论述清楚,丙本文字之百馀处讹误,庆安本一仍其误,且正文亦无界行、卷末亦无汪云鹏后序等特征均与丙本一致,故可知庆安本是据明末清初翻刻本再次翻刻,底本并非万历刻本。

《有象列仙全传》尚有日本宽政三年(乾隆五十六年,1791)序本,卷首《列仙全传序》后增入淡海竺常^③一序,而卷末牌记“庆安三岁次庚寅季秋初六日刊行 寺町通三条上町藤田庄右卫门”只剩下“庆安三岁次庚寅季秋初六日刊行”一行,原版刊刻者信息已被挖去。淡海竺常序为上下单边,板框高 19.8 厘米;而原序及其后目录、正文均为上下双边,框高 20.8 厘米,其补刻痕迹明显。经过对比庆安本与宽政本可进一步发现,两者为同一版本,其笔画字迹一致,而庆安本中的断版、漏印等特征,在宽政本中同样存在,且断口更为严重,由此可以断定宽政本只是庆安版后印本而已。宽政本亦多次印刷,笔者所见就有三种,一种卷末署“宽政三辛亥年初冬滌梓校正,京书林中川藤四郎、胜村治右卫门,大阪全山本平龙卫门、柳原喜兵卫”,一种署“和汉西洋书籍卖捌所、大阪心斋桥通北久太良町、积玉圃、柳原喜兵卫”,一种署“发行书肆 江户日

①严绍盪:《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中华书局,2007年,第780页。其著录版本均为“明万历年间(1573-1620)新都汪氏玩虎轩刊本”,有待进一步核查。

②李国强:《日本活字本〈有象列仙全传〉》,《紫禁城》1992年第4期。

③淡海竺常即释大典(1719-1801),江户中期诗僧,俗姓今堀氏,名显常,字梅庄,号淡海、大典、蕉中、东湖,自称不生主人、淡海竺常。在京师从大潮元皓、宇野明霞学诗文,有《萍遇录》、《文语解》、《唐诗解颐》、《北禅文章》、《北禅诗草》等著作传世。

本桥南壹丁目须原屋茂兵卫同浅草茅町貳丁目……同大阪心斋桥通北久太良町河内屋喜兵卫梓”，当是多家书商多次印刷并修改牌记的结果。（图见封二）

有学者认为宽政本《有象列仙全传》为活字本，指出：

是书为活字印本，字体铁画银钩，峻硬有力，字迹着墨色浓淡不一，极个别的字，墨色漫漶，这是因为金属字不易吃墨，刷印技术亦不精到所造成的，这正是后人判断其版本的特点之一。卷九第二十一页有“高皇帝闻之，召至，问其用术，何以对曰”一行字，其中“用术”二字，字体稍小于常字，且上下空隙较大，斜仄其间，读之有断续之感，此为活字本排版时不应出现的疏漏现象，但同时也成为此活字印本的又一特征。^①

亦有学者认为：“日本宽政三年（1791）活字本《有象列仙全传》九卷，……日本活字翻刻本忠实地保留了明本的原貌，还融合了日本活字印刷技术以及插图版画的艺术风格，有重要的版本价值。”^②此说值得商榷。前已论明，宽政本《有象列仙全传》就是庆安本之后印本而已，庆安本与宽政本均非活字本。首先，活字本字与字笔画一般不会交叉^③，而宽政本字与字之间笔画有交叉的现象。其次，宽政本断版现象明显。断版是雕版的明显特征，活字本不会出现这种断版。第三，活字本往往会在四角衔接处有缝隙，而宽政本边栏四角衔接浑然一体，并无间隔缝隙。第四，活字版上下两栏整齐，而雕版由于书版涨缩或者版心大小不一，装订时只齐下栏，不管上栏，故从书口看去上栏凌乱不整，庆安本、宽政本均是如此。第五，庆安本与宽政本行间均有日文假名注音，亦是雕版之特征，活字排版难以实现。第六，宽政本序跋牌记中无任何说明是活字本，且历来书目未见著录《有象列仙全传》为活字本者^④。至于其所举“字体铁画银钩”、“字迹着墨色浓淡不一”及“用术”二字稍小等例证，在刻本中亦会出现，并非是证明其为活字本的充要条件。

三、结语

通过梳理《有象列仙全传》之版本系统，考察其编刻过程，可进一步了解其商业出版特征。汪云鹏在《列仙全传后序》中介绍刊刻缘起云：“刘为《列仙传》，自西汉而止；陶为《续列仙传》，未竟六朝而止。二传文理渊宏，词林共推，无容置誉矣。国朝文章巨公，复加探讨，丹青逸史，妙访形神。第传图分弥卷帙，海内亦罕见闻焉，不佞因得而合梓之。”^⑤按其意当是李攀龙、王世贞等“国朝

①李国强：《日本活字本〈有象列仙全传〉》，《紫禁城》1992年第4期。

②鲁颖：《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中日汉籍交流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6期。

③极少会有例外情况，可参见艾俊川：《文中象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41页。

④如《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著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所藏《有象列仙全传》两部，分别为“日本宽政三年补刻本”、“日本刻本”。参见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3页。

⑤汪云鹏：《列仙全传后序》，《有象列仙全传》卷末，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汪云鹏玩虎轩刻本。

文章巨公”对《列仙传》、《续列仙传》作了增补,汪云鹏得而与图像合梓。已有学者注意到《有象列仙全传》与张文介所编《广列仙传》多有雷同,署名李攀龙所作《列仙全传序》与张文介所作《广列仙传序》仅是更易数字而已,如将张序中“介(指张文介)夙事辞林”改作“龙(指李攀龙)夙事辞林”,将“共得三百四人,合而梓之,名曰《广列仙传》”改作“共得四百九十七人,合而梓之,名曰《列仙全传》”,抄袭痕迹明显。而《广列仙传》中所收“三百四人”仅三人不见于《有象列仙全传》,其重收者内容基本一致^①。其实《有象列仙全传》较《广列仙传》作了较大改动,首先增加了二百馀幅《广列仙传》没有的神仙画像,更易吸引读者;其次对《广列仙传》之内容作了调整,增益二百馀条传记,而《广列仙传》中万馀字的《王昙阳》等传记,则或因篇幅过大而被删除;所谓“李攀龙序”、“王世贞辑次”更是汪云鹏用以托名牟利的商业手段而已。《有象列仙全传》一出,很快以其神仙传记完备、图像刊刻精美而取代了《广列仙传》,成为万历间神仙传记商业化出版的开端。

明万历后随着出版业的迅速发展,盗版行为亦颇盛行。《有象列仙全传》之多种翻刻本,或是其他书肆所为。郑振铎先生亦藏有“书林德让堂梓本”:“《精工绣像列仙传》,明万历间刊本,原名《有象列仙全传》九卷,六册。吴郡王世贞辑次,新都汪云鹏校辑。题页书‘书林德让堂梓’,盖为后来书肆所加印者。……图甚精,惜此本后印,稍模糊。”^②该书现存国家图书馆,核其内容,与甲本出自同一系统,可知其并非郑振铎所云万历本之“后印”,而是翻刻。万历本每页版心下均镌“玩虎轩”三字,而翻刻甲本、乙本、丙本仅部分页下有“玩虎轩”字样,且删除玩虎轩汪云鹏后序,似是其他出版商所为。翻刻后图像越来越粗糙,文字讹误也越来越多,但为了迎合读者需要也有所改进,如增补神仙图像名字,万历本神仙图像有名字者仅52幅,经甲本、乙本不断增益,至丙本有名字之神仙图像已达133幅之多^③。《有象列仙全传》出版后的各种翻刻,亦是晚明商业出版的特征之一。

【作者简介】汤志波,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①参见魏世民:《〈列仙全传〉作者考》,《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3期。

②郑振铎:《困学集》,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195页。《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目联合目录》著录鲁迅美术学院藏有“精工绣像列仙传九卷,明万历书林德让堂刻本”,当是同一版本,或因据卷首万历序而误著。参见辽宁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主编:《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辽海出版社,2003年,第2380页。

③神仙名字均在板框内,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台湾学生书局、广陵书社等影印本版心中均有神仙名字,实为影印者所加。翻刻甲本、乙本之图像名字互有增删,翻刻丙本图像名字最多,乃至有讹误,如卷二“朱仲”图像误作“安期生”。

